南漢紀略 坤

己巳錄　南漢附日錄

○己巳二月初十日兩司合啓大司諫鄭樸司諫李著晚獻納權瑍正言趙湜執義朴鎮圭掌令李允修持平李濟民曰領敦寧府事金○恒賦性憸佞制行邪僻外假粉飾而實蓄巧密之心內閃奸毒而肆為慘礉之論十年東國擅弄威福戕害善類消斵國脉氣焰所逼舉世靡然而益勳師命結為心腹仁夏時建使如手足潛窺暗伺如鬼如蜮戚聯宮掖伺上動靜奸情慝態道路以目幸賴聖鑑孔昭俯察欺詐之狀昨歲微譴小殺滔天之勢而九重淵邃壅蔽多端則日月之明亦安得盡燭也哉試就其彰著而言之李端夏狂易不但一世之所共知頃年刑官之除渠亦有云而及其枚卜也承順時烈之旨置諸具瞻之任藩臬重寄必極掄選而不許才望唯務樹黨至親五人一時按道私蓄御夫次第分闔權行內外勢逼

人主若其第宅之彌亘一洞輦輸之充牣私藏特其細過耳至
於元子定號之時有原任大臣牌招之教豈不知國有大議而
偃息私室揣摩移晷日勢已晩始稱違牌入侍諸臣皆有太早
之托辭而猶不服意做出物議陰嗾其兄請改擧行条件其心
所在灼然可知王法尙稽輿情益鬱請領敦寧府事金○恒罷
職

○十一日左右相引見時 上曰向時朝議至於三分五裂者
蓋因尹拯之私書出於實錄廳故也以此相攻擊至於四五年
而爲時烈者所言皆爲苟且不若拯輩所言之白直也曾在乙
丑年春間有李震顔者投進攻拯之疏其時承旨韓構尹以道
措辭啓達而捧入觀其疏語莫非傾陷故施以停擧之罰矣其
時適値晝講領敦寧金○恒亦爲入侍乃以震顔之疏爲是

伸救多端終至於反其是非至今為大風波朝著無一日寧靖
大臣之責唯在鎮定而乃反推波助瀾論議漸至乖激調劑之
道果安在哉如此顯著之事不可置之領敦寧金。恒罷職
○兩司合啓曰臣等昨日前領敦寧府事金。恒罷職前領議
政金。興削奪官爵門外黜送事論啓蒙允矣今聞物議以罪
重律輕為非臣等不敢晏然仍冒請命遞斥臣等之職
○十二日兩司合啓曰邪沴之氣鍾而為人前領敦寧府事金
。恒是也外假粉飾而實無行檢內閃奸毒而肆為慘礉十年
秉國竊弄威權而盤緣椒掖伺上動靜戕賢病國以為己任益
勳師命結為心腹仁夏時達使如手足設機調察布置巧密忌
書屢上鞠獄連年凡諸異己之類必驅之惡逆之科殲滅乃已
民憂國計置之度外日夜經營唯事壟斷使國勢岌岌人心懍

〻以至今日之急者罔非金〻恒之罪也以下上同云〻決不可罷職

而止請前領敦寧府事金〻恒絶島安置 荅曰勿煩

○十三日兩司再啓云〻措辭上同伺上動靜下敢以月入太微之說恐動君父至達筵席十六字

添入 荅曰依允

○禁府領敦寧府事金〻恒珍島安置

○閏三月二十日兩司合啓掌令金邦杰持平鄭善鳴沈橃正言金鼎台以上劾論大憲柳瑎掌令李元岭持平裵正徽司諫金礪正言許頲宋儒龍以上連啓曰王者有必討之惡而或失於寬縱人臣負罔赦之辜而或帰於幸免則典刑之紊乱衆心之抑鬱其不至於國不為國者幾希可不戒哉罪人金〻恒以憸邪之行懷奸毒之心外假粉餙殆類驩兜之象恭中蔵機械實同林甫之腹劒十載掌銓擅弄威權八年首揆恣行凶臆族類姻親盘據要津則勢焰之熏灼也門生故吏遍滿一國則黨與

之衆惑也数年見斥積感次骨憑一妖逆鍛錬百端罟網之中
得脱者無幾羅鉗之下冤死者相望姑撮其一二而言之尹鎬
賢士也而聖上初既酌處罪止編配則誣以大逆必殺乃已吴
始壽大臣也而 殿下仰體慈教曲貸其罪則陳疏力争竟至
賜死身為首相受命按獄則恐累聖德宜加審克而乗時逞憾
惟務快意既殺賢士又戮大臣此外一品之名宰三朝之宿将
忠貞莫白慘被構殺論其罪悪万戮猶軽且就其慘刻者而論
之諸臣之被謫者或謂之狂惑人心或謂之締結力士危動上
心徙之悪地其蒙恩放釋者又稱以造成事端還配中道前後
所達即一変書苟非傷人之意満腹害物之心撑中人之残忍
奚止此極師命之陰凶國人所共嫉而力救兵柄則不避友婿
之嫌薦擬西銓之長李端夏之表性搢紳皆知而時烈薦之則

不有公議扶陛百僚之首苟有一毫為國之心行私罔上又豈
至此哉噫庚申殺戮之餘一番之人存者如線而禍人之心猶
未足滿招呼不逞之徒密授詗察之謀禍網高張誣獄連年及
其敗露之後欲售庇護之計乃曰益勳有罪臣亦有罪又曰兒
房密訐臣不知其不可人之奸慝有如是耶頃者設鞫之日數
三大臣自初至終與知詗察之語迭出於諸賊之招數三大臣
其一。。誣告根底彰露無餘其在國躰宜卽請拿而淹延至
今天討尚稽擧國輿情孰不憤恨尤可痛者居具瞻之位行穿
窬之事夤緣宮禁潛伺君上之動靜交結主家密作蜚語之階
梯自謂晻昧而無知不料聖鑑之先燭為人臣子負此罪名國
有刑章寧逭嚴誅噫錫胄之凶得。。而益肆師命之慝藉。
。而益稔通天之惡貫盈之罪至此而无所逃矣王法不可以

不正公議不可以不伸請珎島安置罪人金〇恒按律處斷
答曰不允
〇二十二日政院啓知申睦昌明承旨李沃李鳳徵金海一曰金〇恒圍籬安置
事命下矣臺諫方以按律處斷論啓圍籬安置傳旨不得捧之
〻意敢啓 傳曰知道
〇玉堂劄子大槩副學柳命堅校理李玄祚修撰權瑎請亟從合啓之論以正王
法事入啓 答曰予豈不知卿等之陳列出於公共之論而第
大臣按律似難容易勿爲煩論
〇二十四日政院啓曰刑法帝王之大柄也雖三代盛時亦不
可捨此而爲政是以舜誅四凶而天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
國治後世則不然有罪者幸免無辜者橫罹刑罰失中王法不
行乱亡以之相隨豈非大可懼者哉今日三司所執實是一國

公共之論聖上亦許其正大諭之以萬戮猶輕之意舉朝臣僚
莫不欽仰 殿下昭奸燭慝之明矣一日二日尚未允俞之
音臣等竊惑焉夫事之難斷者容可持疑而罪名如是之彰露
公議如是之峻兼聖明又大覺悟則舉法致討不宜小緩而昨
伏聞聖教則反以大臣按律為難容易此則有大不然者自古
大臣以罪死者何限而罹以國朝故事言之安老仁弘俱蒙顯戮
其可諉以大臣而不施王章乎況壞禮乱統神人共憤搆成
誣獄國脈斷喪則時烈。。等貫盈之罪實有浮於仁弘安老
也如此而獨能偃息於覆載之間乎臣等目見公議之益激天
討之尚稽猥以區區之忠竊附古人有懷必達之義齊聲並議
敢此仰瀆 答曰已喻於昨日筵中矣勿為煩論
○卿宰疏 礼判閔顯左叅贊李觀徵戶判權大載吏判沈梓兵
判尹深刑判李宇鼎工判閔宗道判尹吳始復右叅

贊柳命天吏叅俞夏益户叅權愈刑叅朴相嚳工叅申厚載左
尹尹以濟沁留鄭樸户議李義徵兵議李玄紀叅知李瑞雨禮
議俞夏謙工議朴廷璧大
司成柳命與護軍睦林儒 曰金。恒設機調察大肆屠戮有曰
金益勳有罪則臣亦有罪兒房啓辭臣不知其不可與益勳表
裏構禍罪必誅一也故相兵始壽之死也賂銀貨而陰圖於彼
㗗譯舌而俾変其辭構殺大臣罪必誅二也潛通宮禁以為窺測
密交主家以為蜚語罪必誅三也宋時烈引檀弓免子游裘
貶降君父引宋朝不幸事動搖國本貫高漢之逆臣功比於其
體昭公魯之暗君敢擬於 先朝有必誅之罪無可赦之義特
允三司執法之正論 答曰依允
○二十九日禁府都事李行道珍島安置罪人金。恒賜死事
出去 朝野輯要尹以濟與金厶為六寸親少養於金家最親厚
其歷內外官皆金力也及疏蕟以濟叅焉一疏即允以濟
方食却食泣曰吾為閔宗道所誤又不料一疏即允此皆詐也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李元禎子聃命以大諫言於其輩曰金

○○吾輩讐人不可不殺來則錫胄起庚申禍時在巨濟安得
與金○○通謀乎且西輩以為領首若加律則必謂士禍不如
置其處
而已

○四月初十日左右相引見入侍時右相金德遠所啓臣在賓廳伏見李元禎李德周等復官之教不覺感泣之交逆臣有悲欝之結在心曲者十年于茲未死之前欲一陳暴今入前席冒死欲陳而淚隨言發殆不能成聲尤不勝惶悚矣臣於庚申秋待罪金吾堂上目見吳始壽至冤極痛之狀而非但獄体嚴重且拘於時勢終未能直陳所見臣罪大矣始壽聞譯輩之傳言歸奏於榻前向時之人以始壽做出無根之言欲構禍於時烈不計語犯先王遂乃質問言根於異國之人勒成參證於象胥之輩鍛鍊成獄必殺而後已如使始壽欲害時烈則其時論罪時烈不啻狼藉直加誅殛何患無辭而必藉彼人之口故作誣

上之言自陷於大逆而為此齟齬之計乎揆之人情天理萬々
不近而假借彼人之言搆殺我國大臣此專出於猜疑戕害之
計而不自覺其啓日後無窮之獘其時諫長尹趾完之避因此
而葵論議歧貳始有老少分黨之漸始壽之死自中稱寃亦可
見矣當此大霈之日若施矜愍之典則臣死且瞑目矣左相睦
来善曰當時譯官亦有親聞通官之說者云而惕於時議之峻
激变辭納供竟致其冤死誠極痛駭矣　上曰其時不但有尹
趾完之避辭趙持謙亦有所言矣今者大臣又有備陳吳始壽
特為復官爵左相所啓洪宇遠清忠正直古今所罕當初疏中
引以家人卦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之義豈有他意於其間哉
厥後時論以引喻失宜搆成罪名至於竄謫八年風霜夫妻
沒於配所豈不冤痛哉似當有復官爵之恩命矣右議政曰自

上令方進講周易家人卦文義想必融會無餘矣其疏中引用不過内外男女之卞而已曷嘗有他意於其間而反其語意巧飾牽合至以臣子所不忍䕟口之說勒成罪案十年投荒竟死於謫所自中稍有知識者亦皆不服當此霈澤之時宜有慜恤之典矣　上曰洪守遠爲復官爵

○甲戌四月初二日備忌記頃日賓廳日次乃是國忌而汲〻来會意以爲必有惹起鬧端之擧矣及其入侍也右議政閔黯果以咸以完事陳達仍請令禁府因覈予固允可而心竊訝之矣絶過一日禁府堂上肆然請對張大獄情使三木叢頭之罪因充滿金吾轉相告引而貿繞了哉盡請刑一邊之人其得免於栲椋竄殛之科者鮮矣其愚弄君父魚肉搢紳之狀極爲痛駭僉鞫大臣以下並削黜閔黯及禁堂並絶島安置

傳曰追惟已已不覺忸怩莫察悃愊誤疑良佐遂至恩禮衰而幽鬱莫伸予當中夜徐究恍然覺悟大加悔恨寤寐轉輾積有年所今玆渙發綸音重正壼位寔出於復天理賴宗社之嘿佑也金。恒以首相不善調劑陳達之語多咈公議固有其責而至於伊時兩司之臚列罪案者似非實狀特為復官賜祭

○諫院啓曰金。恒承　先朝顧托之命為　殿下篤棐之臣清名足以鎮俗雅度足以範世精忠諒節允為上下之所孚信惟其眷遇之最隆而委任之最專也故群小之蓄怒稔怨積有年矣及其當路而用事也乘時抵巇群憾蝟起捏誣構煽無所不至姑撮其大者而言之庚申鞫獄逆節既著則按法淑問謂之羅織　先朝受誣事端彰露則明覈致罪謂之構殺卒之以交通宮禁締結主家等語勒成罪案其他捃摭臚列無非挾私

陷人之計噫嘻甚矣以金。恒之平生操履謹飭守正而枉被
此等罪名人之爲言何至此極自古宵人之戕害忠良者必以
晻昧難明之事横加而文致之然後主聽易惑人聽易誣歷考
前史若此類何限而未有如向日之憯毒者也其時臺章閱月
俞音久靳則惟恐聖心之或悟陰計之莫售卿宰合辭恣意媒
孽畢竟致之極罪而後已輿情之憤惋士林之傷嗟愈久而不
已不運循環淵衷感悟聖諭渙降羣枉畢伸戕賢毒正之徒不
可不明正其罪方在嚴鞫竄逐之中雖不得槩論而其餘隨參
之人不可置而不論請奉朝賀李觀徵諸人以下削奪官爵門
外黜送合啓首發臺官掌令金邦杰等正言金鼎台遠竄　荅
曰依啓○翌日下特旨金邦杰沈擬金鼎台鄭善鳴遠竄李
觀徵吳始復尹以濟俞夏益朴相馨申厚載權愈李瑞雨睦林

儒李玄紀等削奪官職門外出送

賜祭文曰知製教李宗焕製　仁廟在宥有臣文正精忠諒節日星與并卿承厥武才美夙穎端凝具度莊穆具性耳鳴魁元華聞日競雲霄寥廓晉塗無梗暇預湖堂優游禁省清文雋藝高斥長騁推轂詞垣久主文柄握銓天曹共推藻鏡賓筵調護繄賴箴警位登三事撫吟猶戚雅量推安清名琦璟貴飾鴻猷若時布令如藻在服若梅和鼎肆我　寧考庸托末命輔予嗣服允釐初政奸凶内嬰語逼慈聖惟卿慷慨一封忠鯁誠誥勤〻忱悃烱〻良規不效毒螫已逞朗山銕奠載奔載逬風霜侵剝在卿奚病涓灘改紀寔天所幸卿来自東朝野相慶衛士加額都民歡迎時當嗟嗑務持哀敬匡時責大體國誠炳彌綸百度濯洗众眚十載謨謀凜〻魏郍夫何世故糾紛難平乞解機務甘就閑

孱宵人抵巇廣張機穽忠胡見㲉讒莫克省鯨海粘天蜮弩伺
影臺章織貝穽踪擠井純誠未暴冤目難瞑處死從容益驗素
定天星屢變抱恨冈竟霧虹一廓太陽回景化理維新品物咸
整追惟疇曩愧悔相併念卿忠貞神明可證究卿名德竹素可
睽昔卿兄弟句軸迭秉思專眷委庶贊祈永際遇無終心焉恓
ゝ茲復禘肇更申薦洞事光榮蕭情深憶鄭
野史曰已已禧嬪昇為正妃相目金ゝ恒宋時烈賜死甲戌仁
頭王后復位鋤治已已黨○夢離ゝ以都捴管入直禁中 上
特下御製夢覲詩二絕曰曉夢分明遇相國催宣法醞似平昔
昨閱遺篇多愴懷元來感應不曾忒純誠恭國老彌深忍說屠
維愧至今每誦愛君心似血傷神唯有涕滂沱

己巳日錄 惺叟李林川湛所記

嗚呼己巳之禍尚忍言哉奸凶當國善類將盡我內舅文谷公先竄珍島金邦杰沈檄鄭善鳴金鼎台等合啓有後命余於四月初三日平明以匹馬兩奴蒼黃發行夕投葛院日尚早

○四日晴昧爽而發夕投弓院

○五日晴曉發夕投礪山邑底昏夜矣欲尋柳生員必振家黑暗失路到一處松林間有火光進至林外呼人不應火光漸微路側且有石物知是塚所改尋他路艱辛抵柳家主人供饋人馬同宿村舍南風雲黑有雨意聞金吾郎再昨食後過去云

○六日陰雨平明發行隨行奴足繭所騎疲極不能行朝飯參禮歷飛〻亭見崔世張適到完山南門外順天主人家以小札邀李司成楚老來饋午飯仍資給騎卜矣作書於安聖期喪人

見荅完判亦有書又貽書於恭仁盖慮阻閣要以書先通故也
叔謙適到營下以書相邀来見相對及乇百言羅平康顯道絶
先業郎而去金季建僅追都事而去云計其行程初四五可以
渡海初六日似已傳　命而顯道去時以爲不可一日留滯亦
以子弟爲慮傳命後即當離發云今明似已登道而余已無及
到之勢趲程作行徒致狼狽亦爲可慮而恭守又力挽故留止
○七日陰雨作京書送于李司成許要因本官傳致晚鬱氣方
悪心不能食仍留
○八日晴日氣稍冷去夜夢不吉又聞有盜賊蹤跡警廵達夜
不能睡朝飯後離發中火歸信寺到恭仁則日纔過午矣主守
亦自完山始還官入坐下處書伻夕主守出見
○九日晴還送楚老家人馬晚乃入見主人於山亭仍與同宿

○十日晴風夕陰洒雨聞棐都還帰先文過去云出来所館舉
哀朝棐吏押去金子封者還来付書壽洞主守造送祭服而多
失其制故改造真械新襪亦送来
○十一日雨来此之日全州探候吏鄭存業為名者頻〻来待
使喚每朝候謁晩夕則来留軫念進粥今朝又持酒来饋頗致
慇勤可怜主人来見借得本縣人馬糧饌矜向前路作書於司
成朴泰錫付鄭吏中火天圓驛踰小蘆嶺險阻頗甚不得騎馬
午後細雨不止到古長城日猶未浧夜夢多不佳
○十二日晴晨發涉川幾数十處到羅州北面林谷村朝飯過
北倉不遠左邊有種松中有梁生員大家〻到北門外逢棐都
行歴訪羅進士天樞家羅適出他其父與弟在其從天挺亦来
見主人家供饋上下人馬裁書要傳于務安姑氏家由南門出

渡靈山浦投宿新院只有三家皆是斗屋奴馬則露處
○十三日陰晨發到靈巖坐客舍對月樓下招致郡吏使之通
于主守、、即李行周也尋到西門外金東秀家此即舅氏曾
前謫居主人云故也主人即送人俄又來見出南門繞月出山
而行午後冒雨到本邑西面智所里村夜以竹蚤不能貼身僅
、經過
○十四日微雨不止朝飯後尋到鄭生貟日壽家即海南地也
轉向前路過盲近橋二三里逢舅母行不覺痛哭、而送之又
過三四里遇引行疼哭拜迎隨還橋邊村坊小住牌頭叔來
到內行住村中逢嗔辱中火後到石浦止宿即靈巖地也珠島
士林各出人夫馬匹以運喪行亦自津送金盛全自京下來聞
安生貟始養所傳則四月初三日本家為探京報送奴到靈巖

逢金正字昌直星夜下来初五日酉時長弟入来俄聞擧家哭
聲卒發知有凶報驚遑入去則相公自内出来始恭趨進握手
不覺痛哭仍携到于附舍小軒子弟五人随来號哭於庭下觀
者莫不惨怛出涕而仰視相公顔色自如命止哭聲而告恭曰
諸子本来善病其末二人今方嬰疾勢不可支持君須以吾言
勸粥飲俾得保存且夫人宿疾沉痼居常窒塞千里長途无望
得達君其着檢内外諸事與之偕行恭泣對曰小生千里之来
只為起居於座下矣若知有今日事則豈可遠来躬當此不忍
見之境界乎相公曰此地此日君適来到亦幸矣仍曰余少時
諸卜皆以為壽不過五旬豈意位至鼎台壽至望七耶誠可異
矣況十年首席毎事固未能盡善今日之死實無憾恨矣六日
朝入謁子弟皆在座哭泣俄盡白粥盡一器顧恭問曰今吾身

後事固當異於常節至於返葬時行喪節次將何爲之答曰
此則羅平康將來當相議爲之矣仰視顏色愈益和平仍作諸
孫名字皆手書之巻持粥勸于子弟而號泣不食相公親自勸
喻午後羅平康入來夕時都事入來七日午入謁平康在座諸
子亦號哭在傍平康稟問曰銘旌何以書之答曰以安東金公
之柩書之仍問平康以行喪事平康曰前有行之者用下粧覆
以素衾帳似宜矣曰是也八日有事未得拜謁九日巳時巻獨
坐附舍小軒相公出來問都事來否巻對以方自客舍出來云
則招婢子持衣函以來即改服於附舍房仍爲入内俄而都事
臨門相公即爲出迎伏地聽傳旨四拜後起而上軒與都事對
坐問　上體何如答以平安即起就房平康悲乞于都事得使
子弟入訣巻懇乞立於户外穴窓而見之相公擧措與平昔少

無異同云矣

○十五日晴晨發到鳩林停柩於曺天安家行望奠景物如昔
時而人事遽至於此可勝悲隕金城全還京主守出来午後到
德津橋村舍崔家外舍安柩此亦靈巖地也

○十六日晴中火于竹頭村羅州城外也到林參奉村止宿一
行人馬皆自林之一家供給營將来弔

○十七日晴朝飯仙巖中火于永新橋延處宿長城楊再春来
到

○十八日晴晨發朝飯古長城踰蘆嶺中火川原井邑高敞守
碧沙察訪皆来哭宿井邑

○十九日晴中火恭仁見京書李留守兄及舍兄與洪兄聯名
也夕到金溝主守徐懋祖以有大忌不出見舊監司權是經完

判安縔来見監司戲䞈判官留高敞柳喬岭自京来到全州李
司成台龍亦来
○二十日晴食後離葉步憩中火參禮營將出見夕到礪山初
安酒幕移奉村舍夜留雨完府吏朴以淳領得人馬及擔軍随
来
○二十一日陰差晚發中火恩津主守尹𤆼出待大風或雨灑
晚晴臨陂守李井吉来夕投尼山金僉正萬增来哭中路尼山
魯岡院儒多来迎哭人夫馬匹粮太頗助
○二十二日晴食後到孝浦中火夕到弓院奉柩酒幕昏微𡚒
兩叔来崔世慶来哭全羅新兵使柳德三過路歷吊
○二十三日朝驟雨大作曉李逵以緊急事先上京晚發到德
坪擔軍里居崔生員輩周旋矣鄭鎮安治来哭故山之訃還寢

轉入温陽邑底日已昏矣此来擔軍金青陽鄭鎮安周旋矣主
守黃重耉出迎五里有族誼云矣
○二十四日晴青陽兄下来李渉亦来檢詳兄追書浔見分撥
師門合啓已允於廿一而自 上罪狀金貴人仍有令該曹考
例禀處之教青陽兄蒼黃還京李渉以山事往洪州吾恐李達
令不可念及他事故為替其所幹猝然還京
○二十五日陰中火青灰聞有明兩哀来到内村即為往見仍
與共宿
○二十六日晴兩哀還温陽吾晨發由良才入京直抵北洞喪
家〻〻一空廼到心臺大有家只有其内及金臧全矣金時傑
時和来見聞有廢 中宮之擧吳判書斗寅李監司世華朴坡
州泰輔等上疏至有庭鞫吳李刑二次朴刑三次火刑二次壓

膝二次而止云
○二十七日晴往喪家吊主嫂後仍議氏事尋見金克萬擇改
棺日而来李達亦来與之注見棺材於趙與璿家金威益来見
○二十八日晴朝往趙家治送板材付書趙興璿仍率匠人以
去
○五月初二日晴午後抵温陽喪次治棺已始之末哀内行下
来
○三日陰小雨治棺訖牙山兄及洪靈山李别生来塗棺吾自
為之牙山權内姊来吊
○四日早陰晩晴寅時改棺大殮如昨只湿上半吾與稱叔執
事只用殮衾
○五日晴趙正萬金時和来聞　中殿廢出私苐云

○八日晴聞主守再昨已啓罷云矣舅母先爲上京有明两哀随去盖洪州之計中撤欲窆先山近處故也是時諸哀方哀痛罔極如不欲生而日記先舅平生行蹟偷隙屬筆不任修潤将以乞銘於尤庵先生而以為先生凡於諸家所托若本狀善成則輒多採用故仲哀竭思殫誠撰出於苫塊之中方欲傳達丈席而患無人可托者余於此際為迎拜師門就拿之行又将南下遂以狀草授余曰君須善圖之余乃受而馳往靈巖時五月二十九日也聞先生舟行到泊之報與主守李行周並轡出往石梯院則宋瑞山時杰黄延豊世禎宋察訪基德先已自他所来會相與散坐院廳少頃棗都權處經過去館于於農洞村舎即康津去院幾数里先生下處亦在於其近處云宋黄三三人聞先生方任别田驛前進逢拜於路中黄奉先生手而不

覺流涕先生嚴責曰何其庸懦同於兒女至此云俄聞先生行
次過院門時方風雨顛倒出門則先生卧於轎中被以油衫故
不得瞻覿神觀還為入坐終日大雨吾輩四人同居院宇夜深
將就寢先生送伻各致安否仍教夜久人睡後入來相見云故
吾輩潛行至下處先見仁一輩更探形勢入拜先生〻〻先擧
季舅事相慰仍曰豈勝歎羨吾畧擧季舅臨命極其安閑而顧
子弟曰今日事後人亦應有歎羨之者云則先生曰何待後人余
已羨矣又誦季舅高山一曲一絶先生嘆賞悲慨不已黃丈
問原辭之意則嗚咽言曰　孝廟末年有御札其時已有不安
節御札下梢畧有草畫聖教以為予素不善楷如是不能端極
為未安云〻以如此庸陋之身猥蒙　聖祖致敬至此及今
神孫之世復承僇辱實恐傷　聖朝則哲之明欲以疏仰申矣

黃曰疏本豈可上徹耶先生曰余亦豈不知難上而後日子孫如有申暴之日則或可以登達矣黃曰不以原以疏何如曰古亦不无其人而靜庵趙先生就命時都事柳溶也先生欲有所達而被柳催迫而不果云以此亦可見臨命疏申之未為不可也黃仍問前脚病今如何曰昔有人臨刑當車所着耳掩頗美傍人有求之者其人曰吾素有頭風云而不許余亦類此在島時始焫而旋止矣仍又曰　孝廟世室事時人曾不讀史畧聞漢景帝元年丞相申屠嘉之言可考也且朱子以高宗時人亦請高宗為世室矣先生謂吾曰此都事何狀人吾詳陳其家內外根派所行三人夜分後拜辭而歸吾於臨歸肘叔九同出房外以季舅行狀袖傳于叔九仍囑曰諸哀痛隕罔極中冒死成此者為得先生一言之賜庸作後日不朽之資幸將此意細達

于函丈前千萬慎重而速圖之仍與三人還所館子弟之時〻入省亦必媚於羅卒輩而後乃敢㒵羅將白先立者極不良常守寥涌不遠去

○三十日叙九先發歷入吾輩所寓問及當初島中事則日金吾郎入去〻圍宣旨訖乗艇只留二奴不許子孫同艇下陸後子孫始乃乗間入省語及廢后事先生痛哭言國有此事身為大臣可以死矣盖在島時畧有所聞而到此始得其詳末後合啓措語亦於是日見云食後先生行次過院門吾輩數人立於門外路左先生欲駐馬羅將揮之使不得交語一行人或先或後不敢相近夕到靈巖邑内止宿先生下處蒙卒圍守禁人愈嚴本邑守時〻来見凡所應接不倦先是宋長城與瑞山察訪長弟出来中路聞有拿命長城黄疸方苦寸〻上来住於

恩津轉入沙塢瑞山率子還下迎於海上宋殿錫茂錫率人
馬久已往候於海上門生林世章往焉
○六月一日催食而發到新院即羅州地也都事聞羅牧孫萬
雄罷歸先發馳去先生留憩從行子弟皆得從容入省冒雨夕
投羅州林泳來謁於榮山舟次云押行羅將驅先生馬入城中定
下處俄頃復移如是者至三而終處以湫隘狹小之屋子弟
屛處於數馬塲之外羅之人羅斗三即閔溉之婿也性本恠悪
與其徒紛然迭見慫恿都事多縱誅索先生疾勢頓劇而子弟
莫敢近吾輩則住於城外盖聞先此長城兄弟自潭還歸時過
宿羅盈德重晜家故斗三輩貽書鄕廳欲毀黜盈德家据摭罪
狀方無所不至
○二日小雨先生氣益奄奄不得行丐於羅將叙九乘隙入省

仍有替書文字之事俄而羅將從都事所來大喝曰大事生矣
大事生矣有一士人入言於都事曰有人入坐下處書役云云
將生大事云云而驅迫推出是日病患如此以留滯救療之意
又為馳啓云使奴輩探問明日行止則羅將遽答曰當觀罪人
病勢何以預知云云先生在途常以內舅行狀披見於草轎中
是日草成文字而不能自力使兩孫遞手倩書德甫曰以即今
精神氣力不可以成大文字略成數行似好矣先生曰是不然
此為後世大議何可草草仍成此事若使外人覺之則汝輩與
彼家必及禍不可勝言慎之慎之反復諄諄而未及作銘語云
○三日食後發行先生不能轉側而子弟不敢近使軍人替迫
至舉所臥席而載於草轎行到仙巖疾甚此即光州地也光之
人士來會者數百餘人有柳道者入見都事慫慂之都事之

呵棊人因有紀極光之士朴重繪素有契分先生赴謫時次於
其家贈以一絶得真字韵故是日朴生和呈一絶傔有小弱矣
先生又書一絶以遺之曰紛紛末路道非真唯有閔翁繼聖神
魚躍鳶飛揮斥處莫言千載更無人手筆也先生氣息如縷光
長之間若將不保而訓戒子孫語極纖悉皆手自書字不一錯
矣疾勢寀先前進之望都事將欲留宿因柳道之喉背迫登程
處經促立其後相去僅數丈匠逢人馬在其間六角雜吹推撲
疾驅行未及數里先生氣喘痰塞下轎視之大泄滿轎共至危
境仁一叙九立於處經馬前涕泣哀訴顧入見救護則掉頭不
許又至其下馬坐處立前泣訴云今日行色殊非前後狀啓之
意何以如是耶顧暫入見救療則處經直荅以其人輩可謂啦
異矣吾亦豈可任意耶揮却不聽又行數里瑞山候於路左從

轎下仰向先生氣力此時處經稍落後羅將押行而使不得駐馬舉鞭於馬驚奔遂推瑞山外於地儒士之來會者處處林立欲瞻先生顏色而處經輒使人驅逐辟易顛躓景色亦甚愁慘中路換馬用人夫擔轎寸〻前進日暮始達長城邑內主守鄭齊泰見都事以為如此時子孫豈可一向禁不入救云爾則處經始令書吏只許一人入見子孫遂得以入省而先生已不可為至不能語主守右接甚款時〻來見是日叙九以內舅墓文草本袖傳余一覽後即謄差晚先生手書銘語以出余又謄之藏諸橐中原本皆還納此事得免奸細輩所覘傳至侣家者固是天幸而雖當日同入之人亦不與聞者亦吾謹密之力也

○四日先生少甦處經以此淹滯之意馳啓發關於全州招審蕖醫吾入省先生委臥褥上言曰昨日幾不能復相見矣又曰

入島後既傷於瘴海風霧臨来時連觸悪風仍有此事拘留悪
湿地疾病頻劇脹症已有漸越海後陡極仍出示腹部而曰以
此不能飲食〻則輒不堪其苦矣脹大如鼓叩之有殸如鼓矣
語及國事而嘘唏曰豈意至　孝廟神孫而國事至此其〻无
日此時大臣何可不死耶昨日死則好矣而如是復延将見数
日苦楚可閔閔廢　后曲折悉以其時所聞於人者仰對仍及
朴坡州泰輔事則曰朴其賢矣又曰　孝廟諱日展奉其御札
痛哭盡哀此時氣力益損矣此事更問同男則入島後新構数
間茅屋入臧御札於小櫃子蔵於壁間如殿牌狀至五月四日
肅拜號慟無数金吾入去後初不知為何命分付子孫託沐浴
浄衣詣客舎既承　傳旨請奉安御札於殿牌蔵而肅拜以辞
則金吾不許　先生遂卷而懐之云又曰其文字精力至此終

不能盡意須徐與疇錫相議潤色之意說與仲和令厶可也又
曰大全劄疑嘗與文谷相議證訂矣事今至此已托在致道所
須相與共成之意亦傳和令此誠繼志述事之道也
○五日先生氣力一樣不得前進而朝來扶起坐寫三賢閣三
字〻大如盤筆力无異平昔蓋圭菴與某〻三賢皆於先生爲
先世及旁親有意立碑清州烏岳而未果者故力疾成就云
○六日又留先生氣候一樣姊兄權持平致道自礪山來到昏
吾偕入省之先生見權持平喜甚謂曰斯文世道之托不輕而
如是遠勞耶又曰太極圖說中動而生陽之生字嘗在師門敢
以爲字看何如云爾則老先生頗以爲猥汰矣頃於入海時看
朱子所說動而陽靜而陰處始覺其脫生字之非偶尒也方知
義理之无窮若假以十年則庶不至於无聞矣劄疑分類外又

有所録若干小册子須徴於孫兒輩見之如何其中不無可疑者亦有難解處切欲抄録略為解説以與同志商量亦以示後来之人矣惜乎未能成緒顧念今世以此相託者唯吾友與仲和耳須與同甫汝九美伯其餘可共事者協同整理如何大全語類同異論語或問精義高山九曲尼山等事亦縷〻開説而又及朴坡州事歎美之全州審薬崔昌漢来到者病回報於都事時因言雖嚴禁人入見者多奈何又於表出後帰啓下公然做出不肯進薬之説以誣人聽聞良可痛惋

○七日先生氣力一様決無可動之勢而都事催督發行主守及泰仁守李益著適来並力論説而終不回頭中火古長城以入夫擔過芦嶺到川原日垂没而且雨先生氣候一倍危篤万無前進之望將欲留宿之際後来都事朴履寅先文過去處

經急走鄙卒於履寅使之急〻前來渠亦更生前進之計送書吏羅將於先生下處催迫万端終至曳出卧席子孫泣丐而不能得日没後離發冒雨夜到井邑〻內先生氣候已無可為而處經之楪切益急使鄉所衙前貢生輩守直而子孫則一併驅出座首任漢一衙前李厚真云

○八日曉後來都事朴履寅將自泰仁來到處經在本邑多發軍人把守四圍內外不得相通子孫之外无敢入者早朝金克敦扶持先生〻〻疾益急將奄〻若不支頃刻開眼視致道握手而教曰余嘗以朝聞夕死為冀今年踰八十而終於无所聞而死是吾恨也此時生不如死吾則含笑入地矣此後唯恃致道問後事當用何禮答曰用喪禮備要然大要以家禮為主而其未備者以備要參用問先生此時異於平日公服用之否先

生掉頭曰吾平日雖或造朝每借他人公服未嘗有自製之事矣問當用深衣而其次用何服答曰朱子致仕閑居着上衣下裳之服故吾嘗做此制而製置矣問家人而覓用聞其次用何服答襴衫是　皇明太祖時所崇用者則此可也曰學問當主朱子事業則以　孝廟所欲為之志為主我國〻小力弱綴不能有所為常以忍疼含冤迫不得已八字存諸胸中同志之士傳守勿失可也曰朱子學問致知存養實踐（力行在其中擴充治平在其中）而敬則通貫始終勉無所作行狀詳矣又曰天地之所以生〻萬物聖人之所以應万事直而已矣孔孟以下相傳唯是一直字矣曰昔人於復昭陵時何不先以復貞陵為請也吾之立朝所為者唯此復　貞陵一事庶可有辭矣仍指權以鎮而言曰聞此児之言其夢兆真是奇事致道曰其夢曾已聞知

矣曰 太祖追謚若在常時吾豈必以此為先只以今日傳周之義晦塞幾乎免人知此故吾於此眷々矣朴和然之意不免有異同此友真不易得而偶於此事如此矣先生執君平手曰汝家之言何忍言君平日曾祖文集板子事先生平日每以為慮今已輸置于書院矣曰唯又曰集覽序中所改二字已改刊否君平曰已改刊矣言未畢而書吏羅將輩入來故退出子弟之侍側者一併驅出唯本邑吏李厚真在傍先生枕厚真肩臂而倚氣息奄々若將垂盡忽開眼視之曰日勢早晚如何厚真對曰早食時矣先生又曰當以何時宣藥云耶未及對而又曰吾病如此恐未及受命而死似有促令進藥之意須臾又開眼曰吾將盡矣藥來何如是遲耶厚真使貢生代其扶抱出來房外井上則書吏羅將方以燒酒和三種藥而煎之始甚稠粘

厚真謂曰大監病患極重雖冷水一匙呑下亦難似難進此藥矣書吏輩相顧曰此言是矣復取三種藥淡和如米飲此時貢生呼厚真曰大監召之矣厚眞即入扶持如前先生又開眼問曰日已晚矣兒輩何在對曰都事令嚴不得入来矣先生動身微哂曰何其甚哉座首任漢一亦在守直之中矣言於都事曰子弟豈以此時終不得入訣乎都事只許瑞山錦山龍潭入見外此皆不許孫曾號哭於籬外終不得面訣門人親屬数十人亦疼哭而不敢入少頃瑞山以下又皆驅出不復少留羅卒俄至曰都事已到矣履演来處經亦来立馬於籬外若将交符狀告歸於履演而去猶留本縣矣仍麾厚眞退出厚眞曰吾若退出則大監无所支倚其将奈何都事入来立於西楹廳上而聞之曰然則姑勿退出仍使厚真擁出先生此時先生内雖畧有

精神氣力則已無運動之望而有頃刻難支之勢不得下庭即
其臥所書吏告於先生自 上賜藥方持藥而來矣先生初不
省聞厚真謂曰大監病患方急宜趁前禀報也書吏稍進附耳
吏告則先生即動身扶起命取上衣来仍復少倚瞋目貢生出
外取直領入告而進之先生舉臂命着厚真告曰即今氣力決
无穿衣之勢矣先生以手攬取衣裾加於胸上厚真悟其意展
衣加諸身上並臥席奉出廳上都事命校生讀 傳旨先生以
衣歛膝瞋目而坐若欲俯身者讀過五六行時先生忽開眼若
傾聽者然移時又如此書吏訖 傳旨中以手指點示折斷使
校生越五六行而遄讀〻畢先生復以手歛衣裾仍暫俯身書
吏持藥以進先生飲訖即奉入房內所進不過一器半許厚真
即奉首就寢屬纊然後都事出去都事即先生從妹之孫也任

漢一李厚眞本縣守權興益別揀此兩人爲守直者皆可信人也子弟門生一時痛哭而入日絶辰時也沐浴用潘汁申時襲用深衣〻資　明聖大妃所嘗賜云而似是所謂熟綃也履用唐鞋此亦内賜云執禮權持平鄭運山纘輝執事宋炳翼李秀宋趙鳴世金克敦夜吾銘旌以遺命書以德殷宋公之柩吾承乏書之自此京外遠近親屬門人来會者不可殫記七月十八日葬萬義先山

竊嘗聞通言之言曰人家子弟之輕忽自用者或能言聖賢之事功而不能探祖先之懿行或能論史牒之治亂而不能達先世之故事是說也余固疑之若以謂祖先之德不及前賢而不採則是遺本也若以謂先世之事不顯當世而不言則是自侮也但以輕忽責之則在子弟固渾厚

語也蓋此己巳日錄即我高祖考師弟甥舅湯火之赴蹈
也斯文世道不朽之文字也農淵兩先生祭文以痛之年
譜以記之惟其傳東日記之家在者不肖嗣孫不能採而
顕之歲乙酉冬長子廣行為拜我季父祠宇出往西湖審
得架上疑其先世手澤目瞿而遂袖焉敬傳于我即是錄
也曾王考之手筆也我乃惕焉展看激感無以異於孔壁
航頭之獲也若其本事詳於原錄不敢更言而因此思之
嗣孫單微又安知無可採遺蹟泯沒不見添此不肖之罪
也歟丙戌元月玄孫升淵謹跋

先文忠公與尤菴先生同罹己巳禍文忠墓文尤菴絕筆
也士林載之為大文字時禍先後差一月耳牛車漂搖於
湖右緹騎隳突於海上道塗千里艱危萬端先生又方疾

病凘惙而書往銘来若得之於雍容暇豫跬步立談之頃者論者謂非孝子至誠不能辦此書非大賢定力不能成此銘之二事皆殊尤絶特古今所罕非直文字為可重也是固然矣向非惺亝李公篤送渭之情奮從葵之義奔走衡冒不憚勤勞惡能紹介其間卒底于成是宜韋連并稱參之為三而無愧邁淳嘗讀高祖考祭公文知公有日録而未得寓目為恨公五世孫寅行以家藏舊本見示且徵一言題後邁淳受而讀之益知其所未知感至淚迸怳然若身在其時又嘆當時禍故雖烈得忠信謹密如公者為親戚門生足以倚而不孤而患難之見節義由平日講習有素也録中載尤亝臨命言動甚悉多世所未傳太極之旨直字之訣公與姊兄遂菴公實同承聞劄疑未卒

業爲先生遺恨至是又諄諄不置農巖祭先生文鼇山之
夜面命李弟者即此事公之見重於師門於此亦可見矣
後有東蘭臺之筆者取而考焉黨錮儒林之列公名必附
其間有以記事之非立言而謂無與於行遠不朽則感矣
戊戌陽月下旬安東金邁淳謹書

己巳目錄

李 十三

允修　著晩　濟民　鳳徵　觀徵　沃　玄紀　玄祚

宇鼎　元齡　瑞雨　玄逸　元白

金 四

鼎台　澍　海一　邦杰

權 六

大載　瓊　瑎　珪　歆　愈

鄭 三

樸　善鳴　維岳

閔 二

黯　宗道

朴 三

鎭圭 相馨 廷薛

俞 二

夏益 夏謙

沈 二

楑 梓

柳 二

命堅 命天

睦 二

昌明 林儒

尹 二

深 以濟

宋一
儒龍
申一
厚載
吳一
始復
成一
儁
南一
克寬

李允修 文副學父象鼎己巳二月以学令首發文谷罷職退憂削黜啓

子肇仁

子好仁

子道仁

子光國

子光芝 出后定仁

子光錫

庶光燁

庶光奭

子光夏

子光復

子翼漢

子重漢

系達漢 生父光夏

子儀漢

子偙漢

子應漢

子述漢 生父光蘭

子雲漢

子基廣

系基庠 生父 漢

系基庚 生父大復

李著晩 文參判父厚徵己巳三月以司諫參文谷島置退憂邊置啓依前合啓依允閏三月以承旨啓論乞庵文谷貫盈之罪浮於安老任弘云云

八

子東源 奉事

子光澤
子命釆
子命楷

系濟漢 生父光烈
子尚煜
子尚烈

子基春 武
子基訥
子基宗 進
子基崇 進文承旨
子基廣
子基永
子基定

子寅會
子儁會
子敬會 進蔭
子敏會 文參判
子日會
系雲會 生父基廣
子英會

子命彬
子命榦
子命楫
子命新 生員

子尚心
子尚志
子尚愈
子尚祐
系尚恕 生父命彬
子尚容

子基亨
系基 生父
子基昇
子基堅
子基任
子基普
子基彥
子基文
子基馨 出后
子

子井會
子巽會

子夏源 文判書
子命⿰氵熈 文承旨
子尚教
系基鼎 生父尚淳
子玄會
子亂會

子尚肇
子基百

子成源
系命鎮 生父夏源
子尚淳
子基獻
子奎會

李濟民 文舍人父聖賚祖景崔己巳二月以持平首發文谷罷職退憂削出啓〇合啓請文谷島置退憂遠竄啓

李鳳徵 文大憲父棿己巳閏三月

子泌 叅奉出后龜徵

子萬東 監司戊申榜 懿

以承旨啓論乇庵文谷貫盈之罪有浮於安老仁弘云云

子澹 進士

李觀徵 文吏判父得禱己巳閏三月衾閭黜疏下

子沃 文副學己巳閏三月以承旨啓論乇庵文谷貫盈之罪有浮於安老仁弘云云

子萬欽

子萬瞻 文兵郎

子萬白

子萬達

子萬秀 進

子萬敷 別提

子之默 進

子之權 生員

子之禎

子之幹

系之彬 生父萬維

子種延

子禧延

子絅延

子承延 僉中

子泰儒

子殷儒 進 見下

子敬儒 蔭

子行儒 見下

子挺儒

子浹
子淑 别提
子淳 文大諫

子萬維
子萬祉
庶萬奇
子萬寧
子萬容 縣監
子萬宏 縣監
子萬全 進

子之樸
子之翼
系之洵
子之受 縣監
子之鼎 進
子之榮

系秉延 生父之彬
子東延
子顯延
子載延 蔭
子元延 文校理
子大延
子崇延
子肇延

子憲儒
子晋儒
子範儒 見下

子殷儒（綱廷）
子行儒（承廷）
子範儒（大廷）
李玄紀（文大成 父同揆己巳閏三月參顯疏下○七月以大諫疏論閔老峰之罪有浮於尤庵文谷云云）

子晃基（進）
系健基（蔭 生父挺儒）
子勉基
子先基
子漢宗（文正言）
子漢朝（進）
子漢導

系啓胄（生父漢朝）
子永胄（進）
系恒胄

子克誠
系益誠（生父恒胄）

子溥夏
子游夏（文承旨）
子淳夏（蔭）
子　夏

子秉奎（見下）
子秉奭（見下）
子秉弼（出后淵夏）

聖母出宮時痛哭四拜路上

完山

子秉奎 溥夏

子秉奭 游夏

李玄祚 文吏判父碩擢己巳閏三月以副校理聯劄請尤庵文谷並從兩司之啓○大臣備堂滌政堂入侍時以玉堂啓請尤庵鞫問文谷按律事屢啓

子秉運

李宇鼎

子容默

子容俊

子漢輔

子容勉

子道文

生父漢德

子憙胄

子惠胄

子憲胄

子國馨

子磐

子磻

子[石巳]

子承默

子正夏

子秉運 文正字 見下

文刑判父翼老巳巳閏三月叅閱黜跪下

一云道開

李元齡 文承旨父震愕巳巳閏三月以掌令請尨庵鞫問文谷按律啓依前啓

子齊明 進

李瑞雨 文提學父慶伯一云慶恒巳巳閏三月叅閱黜跪下

子弘觀

子日觀

庶順觀

庶翼觀

李玄逸 逸吏判謚號葛菴父時明

子栽 逸主夫號密庵

子寅煥

子行遠

子宇鍹 進

完山

己巳十月以大憲啓請老峰按律兼引尤庵文谷

李元白 嶺儒己巳九月疏論老峰兼引尤庵文谷

李義徵 罪死 蔭訓將父應善獮佐從祖己巳閏三月叅閔黯疏下

子弘淳 杖死

慶州

金鼎台 文正言父世齡己巳閏三月以正言請文谷按律啓口合啓請尤庵鞫刑文谷

子是恭

子載大

按律事文谷圍置口啓請屯庵鞠問文谷按律事。依前合啓

金澍 文監司父玉鉉己巳閏三月熙政堂大臣入侍時以兩司啓請屯庵鞠問文谷按律事屢啓力請

子正模 出后濤

子光選

子光運 文掌令歸本宗奉祖澍祀

子元耉

子衡耉

子灝耉

系嵩鎭 進士生父衡耉

子宗鎭

子龜鎭

子斗鎭

子宅鎭

子鼎鎭

子若雨

子閏雨

子　雨 文

子周雨

子得雨

子濟雨

金海一 /
文承旨父 錦己巳閏三月以承旨啓請尤庵文谷貫盈之罪有浮於安老仁

子亨萬

子履萬 文司諫

子光進

子慶錫 進

子相錫

子晚耉

系耆耉 文承旨生父光運

子維

子琦鎮

子　鎮

子瑞鎮 一云鼎 文

子　鎮

子珩吉

子仁雨

子天雨

子

子

子永喆

弘云々

金邦杰 文大成父是褔己巳閏三月以掌令請文谷按律啓○合啓請乇庵鞫刑文谷按律事文谷圍置

權大載 文判書父㒧中己巳閏三月癸閏黜疏下

子世重

子遠重

子泰重

子瑎 文大司憲己巳閏三月以大憲啓請乇庵鞫問文谷按律事○依前合啓

子璞

子百欽

子必欽

子聖欽 文校理杖斃

系信經 生父

子弼經

子章漢

子江漢

子世光

子世長 進士無嗣以出系子朝彦子仲為后

子世義

子始弘 出后用漢

子始晃

系朝彦 生父世長

子廸運 生負

子虎運 文

子致運

子伯

系孫仲 生父朝彦

權瓊 一云瓊
文大成父大胤己巳閏三月以獻納首發文谷罷職

蔭別檢

子珍 无后

子應經 蔭參奉

子體經

子世銓 進

子世鉉

子世元

子世煥

子世維

子世紀 无后

子世緝 无后

系景彥 生父世鉉

子星彥 文典籍

子仁彥

子禮彥

子智彥

系義彥 生父世元

子廷彥

子庚

系偲 生父

系奎錫 生父

子憲經

子懋經 文典籍

子世鐸

子世鏶

子世傑

子世說

子昌彥　子儒

子觀彥　子御

子奎彥　系價 生父履彥

子履彥

系翼彥 生父世鐸

子崇彥　子岱

子徽彥　子倢

子佪

子繼彥　子會

子全

子行彥 出后　子俁

子兢憲

權珪 見壬錄 文大憲父大

子德經 出后瓊一云堤

子永壽 文

子叙經 生員

子世鎮

子世錫

子世欽

子世頊

子從彦

子得彦

子徽彦

系舟彦 生父世鎮

子益彦

系攸 生父觀彦

子偲

子僕

子僤

子𠈌 出后彰彦

子他

子佋 進士

子兢憲 見下

運己巳四月以修撰照對請尤菴文谷
亟從兩司合
啓之論事

權歆 文監司父蹟 己巳八月以執義啓請老峯加律兼引文谷

子 敦 進士

子 巖

安東

權愈 文禮判父偳 己巳閏三月參閔黯疏下

子 護 文司諫
子 䜕 進士
子 誙 叅奉

子 揵
子 捵
子 抃

子 煋
子 熽
子 煋

子 墅
子 庢
系 戴 生父
子 著

系 絡 生父

鄭樸 文大憲父孝俊己巳二月以大諫首叢文谷罷職退憂剖黜啓。合啓請文谷島置退憂邊置啓。依前合啓依允。閏三月叅閱顯疏下

弼祚 子淳榮

子重載
子重戩
子重試
子重誠
子重茂
子民和

系九寧 僉正生父重茂
系得寧 生父重萬
子濟寧
子斗寧
子奎寧

子運燾
子運會
子運耆 蔭
子運彬
子運佐
子運恒
子運海

子華
子興祚
子弼祚 文掌令
子源祚
子淵祚

子淳榮 蔭 見下

蔭

鄭善鳴 文掌令父百順己巳閏三月以持平請文谷按律啓○合啓尤菴鞫刑文谷按律事○熙政入侍啓請尤菴鞫問文谷按律不允○依前合啓

鄭維岳 文判書父雷卿己巳十月啓論老峰兼引文谷尤菴

子思孝 戊申逆

子道隆 文 伏誅

子道重 文 伏誅

子思忠 逆

子道亨 文見壬錄下

子德祚

系履元 蔭

子[illegible]民

閔黯 逆

子章道

呂興　密陽

文右相父應協己巳閏三月以禮判率卿宰陳疏請右菴文谷亟允三司之論事文谷賜死右菴不允

文文學

閔宗道 律追

文兵判父黙己巳閏三月發閔黙疏下

子彦良 辛誅

文校理一云安道子

子觀孝

戊申逆誅

子彦胄

子天孝

戊申誅

朴鎮圭

文監司父啓榮己巳二月以執義首發文谷羅職退憂削黜啓○合啓請文谷島置退憂違置啓○依前

系行義

文校理生父信圭

子景濬

子休益

子命燮

文承旨

系英載

生父致燮

高靈　咸陽　杞溪

合啓依允閏三月以承旨啓論在菴文谷貫盈之罪有浮於安老仁弘云云

朴相馨 文叅判父瓊己巳閏三月叅閔顯疏下

子始茂

子徽祖

子榮祖

子普覃

子大亨

朴廷薛 文叅判父玲生父瑛己巳閏三月叅閔顯疏下

俞夏益 文判書父柲己巳閏三月叅閔顯疏下

子任重 郡守

系彥容 進生父世重

子漢運 蔭

子華柱

子孟煥 蔭 見下

子昇煥

子晴煥

子祖煥

子漢遏

子嵩柱
子景柱
子衡柱
子日柱
子文柱
子星柱 生員

子晃煥
子靖煥
子永煥
子人煥
子来煥
子寀煥
子衣煥
子命煥
子理煥 見下

莘柱 子孟煥
星柱 子理煥
星柱 子瑞煥
俞夏謙 文承旨父極 己巳閏三月 參閱顯跡下

子世重
子致碩
子致長
系致崇 文生父日煥
子道重 縣監
子義重

子彥
子彥揆
子彥振
子彥梃
子彥錫

子漢逸
子漢德
子漢瞻
子漢望
系漢膺

系恒柱 文參判生父漢運
子倜柱
系直柱 生父漢望
子屹柱
子光柱

子瑞煥 見下
系京煥 進生父莘柱
子日煥 見下

子日燰 屹柱

沈檖 檀四寸

文監司父光杣已巳閏三月以持平請文谷按律啓○合啓乞鞫刑文谷按律事文谷圍置

子致崇 出后瑞燰

子得一 生員

子得三 生員

子得萬

子㙸 進士

子埑

子垶

子瀅

子垸

系永錫 生父埑 生父

子胤錫

子師錫

子命錫

子純錫

子用錫

子汲

子沵

子瀹

子浹

子洽

子涑

子澣

子瀊

子東和 下見

系東麟 生父潞 下見

[illegible]

子東敏 下見

子東教

子東奎 文正言 下見

子東翼 生員

子東軫

子東璧

汲 子東和
瀹 系東麟
洽 子東敏
涑 子東奎

子得九 生負
子得兼
子用慶
子有慶
子穀慶
子裕慶
子仁慶

系堨 生父得萬
系澾 生父得三

系文錫 生父垸
子衡錫
子殷錫
子恒錫

子瀹
子瀓
子泳
系潞 生父衡錫
子減

系東參 生父澣
系東元 生父滇
子東麒 見下
子東岳

潞 子東麒

沈梓（文吏判父儒行己巳閏三月叅閱顯蹟下）

系世慶（生父東賢）

子最良（文判决）

子仲良（文監司）

子季良（文承旨）

系周觀（文正郎生父季良）

子受觀（乙亥絞）

子尚觀（生員）

子敬弼

子敬純

子成行（戊申杖斃）

子益行（庚戌謫）

子鼎行（乙亥伏誅）

子敬集

系廷秀（蔭縣監生父敬純）

系采秀（生父敬德）

子台秀

子亨秀

子啓東（見下）

子啓朝

子啓恒（出后恩秀）

子啓祥（見下）

子啓祖（見下）

子啓宇（見下）

廷秀
子啓東
台秀
子啓祥
台秀
子啓祖

子學曾
子學敏
子學聞
子學荀
子學玄
生父啓祥

子雨教
子雨鳳
子雨麟
一

子敬緝
子敬爽
子敬翼
子敬說
子敬德

系凡秀
生父敬德
子海秀
系賢秀
生父敬說
子聖秀
子英秀
子岳秀

系啓完
生父岳秀
系啓僨
生父聖秀
子啓明
下見
子啓運
下見
子啓安
下見
子啓容
下見
出后湑秀
子啓鵬

子啓宇 亨秀

子啓明 聖秀

子啓運 英秀

子啓安 岳秀

子啓容 岳秀

柳命堅 文吏判文顯 己巳閏三月 以副學聯劄 請並從乇菴 文谷合啓之

子學臣

子學麟

子學真

子學宗

子學倫

子學大

子學福

子學中

子學汾

子采 初名極

子慶裕

子讜

論事○叅閱黜䟽下

	晋州	泗川	泗川
1	柳命天 (文判樞父碩生父頴己巳閏三月叅閱黜䟽下)	睦昌明 (文判書父行善己巳閏三以都令啓論尤菴文谷貫盈之罪有浮於安老仁弘云云)	睦林儒 (文監司父兼善生父來善己巳閏三月叅閱黜䟽下)
2	系棋 (生員生父命賢)	子重光 (進出后宗儒)	子天祥 (察訪)
3	子慶龍	子時敬 (文)	子達敬 子居敬 子行敬
4	子賁	子祖醇	子祖亨 子祖玄 子祖容 子祖啓
5		系勉中 (生父)	子履中 子愼中 子謹中 (生父) 子贊中
6		子仁瑞 子仁求 子仁憙 子仁愚 子仁成	

子天民 出后
子天恒
子天祚
子天根

子守敬
子厚敬 无后
子有敬
子大敬
子以敬
系久敬 生父天恒
子尚敬

子祖行
子祖元
系祖獻 生父以敬
子祖範
子祖誼
子祖淵
子祖曾
子祖孟 生父久敬

子文中
子顚中
子台中
子興中
系珩中 生父祖啓
子運中
子顯中
子星中

子仁協 見下
子仁泳
子仁桂
子仁梓

子仁恊 文中

尹深 文判書父鏶 己巳閏三月 叅閱顯疏下

子夏錫

子永錫 出后

子彙升 進士

子彙歆

子彙成 縣監

子彙增

子彙貞 文叅判

子光恊

子光燮

系光毅 文吏叅生父彙成

子光佐 文承旨

子光業

系光祚 生父彙升 贈吏判生父

子堨 佐郎

子均

系坂 生父光恊

系塼 生父光運

子壎

子垸

系坊 文判書生父

子國鎮

子復鎮

子孝鎮

子用鎮

子昌鎮

系弘鎮 叅奉生父增

子永述 見下

子永魯 見下

系永胄 生父寅鎮 見下

孝鎮 子永述

昌鎮 子永魯

弘鎮 系永胄

尹以濟 文判書父世徵己巳閏三月參閔黯疏 下

子馨采

子膺采

子庚采

子正采

子斗采 出后永鼎

子集慶 進士

暈登 子教勳

子鼎勳

子復勳

子參勳

子謙勳

子成勳

子師寬 參奉

光業

子弼成 進士

子宗相 生員

子敏相

子宗漢

子行天 見下

子行謹 見下

子行慎 无后

子行善 見下

子趾慶 進士
子師完 文贈正言
子師定
子基慶 文牧使
子師容

子弼重 進士
子弼襄
子弼宏
子弼永
子弼正 進士

子殷相
子履相 无后
系九漢 生父
子七漢
子喆漢
子鼎漢
子瑞漢
子章漢 初名奎漢
子根漢

子行倫
系行禹 生父章漢 見下
子行益 見下
子行時 見下
子行謙 見下
子行燮 見下
子行默 見下
子行郁 見下

子翼漢

子弼東 文叅判

子應漢

子行麟

子行元

子行駿

子行龜

子行天 宗相

子秉圭

子鍾九

子行謹 宗漢

子用圭

子鍾岳

子行善 喆漢

系華圭 生父

系行禹 鼎漢

系搢圭 生父行益

子行益 瑞漢

子挺圭

子行時

子明圭

章漢 子行謙 子昌圭

根漢 子行燮 系一圭 生父行郁

子行默 系南圭 生父行默

子行郁 系五圭 生父行郁

子三圭

宋儒龍 文永旨父道興己巳閏三月以正言首發文谷罷職退憂削黜啓○合啓文谷島置退憂遠竄啓○依前合啓依允

子光恭

平山
申厚載 文判尹父恒壽己巳閏三月參閱顯疏下
子幹 致雨
同福
吳始復 文判書父挺奎己巳閏三月參閱顯疏下

子弼賢 文承旨
子弼諧 進士
子弼誨 文正言 見壬錄
子慶會 文
子尚友 文持平

子思靜
子思益
子思稷 文佐郎
子思儁 進士
子夏運

子挺岳
子宗岳

子致雨 一云致復
子匡堯 文同知

子幹 見下
子榘 進士

成僑 文司書父大顯己巳十月與鄭維岳啓論閔老峰鼎引尤菴文谷

南克寬 生員父鶴鳴祖九萬號謝施子有夢藝集侵侮清陰文谷谷雲農巖

子胤昌

子胤光 文持平

系建周 蔭縣監生父五寬

子垕

子正和 蔭縣監

子道鎭

子永周

子永召

系永魯 生父熙鎭

己巳錄疏啓要語

己巳二月初十日兩司合啓（大諫鄭樸 執義朴鎮圭 掌令李允修 持平李濟民 獻納權瑍 正言宋儒龍）畧曰文谷戕害善類消鑠國脉益勳師命結為心腹仁夏時達使如手足戚聮權柄伺上動靜王法尚稽輿情益鬱請罷職退憂師事尤菴互濟其惡黷貨納賄無所不至請削黜依啓

同月十一日兩司合啓（大諫鄭樸 執義朴鎮圭 司諫李善晩 持平李濟民 正言宋儒龍）畧曰文谷日夜黨惡使國勢岌岌人心凜凜王法至嚴輿情益憤決不可而罷職而止請絕島安置退憂力拒先王之明命必立罪魁之凶論尤菴疏出之後益驗其凶言悖旨同一脉絡請極邊安置不允

同月十二日兩司合啓請文谷島置依啓

閏三月二十日兩司合啓（掌令金邦杰 持平沈檏 鄭善鳴 正言金鼎台）畧曰文谷類驩

兇之象恭同林甫之腹劍師命之陰凶薦擬西銓之長端夏之
袁性扶陞百僚之首錫胄之凶得文谷而益肆師命之惡藉文
谷而益稔通天之罪貫盈之惡至此而無所逃矣請珎島安置
罪人按律處斷不允

同月二十一日两司合啓請屯庵拿鞠正刑文谷按律不允而
文谷圍籬安置

同月二十二日两司合啓後玉堂聯劄（副學柳命堅副校李玄祚修撰權珪）署曰
文谷有萬分必殺之罪無一毫可恕之端若誘以大臣而不加
刑章則林甫盧杞不必死於唐侂胄師道不必死於宋况以我
朝言之安老元衡俱居大臣之位終至賜死文谷之罪與安老
元衡少無異同而徒以大臣之故不賜乾斷則豈不有忝於王
者討惡之典云、

同月二十三日大臣備局堂上慰政堂入侍三司合啓 司諫金澍 持平鄭善鳴 校理李玄祚 澍曰文谷按律云云又曰乜菴文谷為罪人之魁云云又曰臣既啓達玉堂之言又如此可見公議云云善鳴曰乜菴文谷為罪魁云云又曰連日合啓尚不允兪輿情抑欝云云玄祚曰三司俱發之論大臣又在坐下詢速賜處分云云又曰文谷乜菴位居大臣負犯如此乜不可容貸云云 上曰按律事重故不為允兪矣

同月二十四日兩司依前合啓 大憲權瑎 掌令李元齡 正言金鼎台 不允

同月政院啓辭 都令睦昌明 左令李沃 右令朴鎮奎 左副金海一 右副李著晩 同副李鳳徵 畧曰昨伏聞聖教則反以大臣按律為似難容易自古大臣以罪死者何限而雖以國朝言之安老仁弘俱蒙顯戮其何以誘以大臣而不施王法乎況壞禮亂流構成誣獄乜菴文谷貫盈之罪墳有

浮於安老仁弘云云不允

同月二十七日兩司合啓行禮判閔黯等聯疏 閔黯 沈梓 李觀徵 尹深 閔宗道 權大載 李宇鼎 柳命天 吳始復 俞夏益 朴相馨 申厚載 權愈 鄭樸 柳命堅 李瑞雨 朴廷薛 睦林儒 李義徵 俞夏謙 李玄紀 尹以濟 略曰文谷罪狀難以毛舉就其戕人害國必誅罔赦之罪言之與益勳表裏構禍之罪一也吳始壽之羅織置辟構殺大臣之罪二也潛通宮禁密交王家之罪三也有一於此罔或不誅況兼三罔赦之罪乎尤庵引檀弓免子游衰之說貶降君父有必誅之罪無可赦之義特允三司正論振王法快輿情云云

批曰三司之論乙卿之請至此文谷貫盈之罪揆以王法不可容貸特為參酌賜死尤庵不允

七月十九日大諫李玄紀啓論閔鼎重箋誣文谷略曰鼎重與凶胄協謀與奸○同惡而簸弄朝權戕害善類之罪有浮於錫

胄云、

八月初二日執義權歆啓論閔鼎重加律兼引文谷署曰鼎重與文谷同入筵席陷之以冒赴監試終至削科編配臣之坐此廢錮首尾十年云、

九月初一日嶺南進士李元白等疏論閔鼎重兼誣尤庵文谷署曰竊弄王權屠盡士類之文谷既已賜死謀亂國統釀成凶逆之尤庵亦又伏法鼎重兼兩人之惡云、

十月十八日大憲李玄逸請暇入侍時啓論閔鼎重加律兼誣尤庵文谷署曰鼎重與尤庵厥罪惟均與文谷共惡無異尤庵文谷死而鼎重生則尤庵文谷之死亦不冤乎云、

同月二十三日 大諫鄭維岳 持平成儁 合啓論閔鼎重兼誣尤庵文谷署曰鼎重植黨弄權擅作忠良同心尤庵賊亂宗統協力錫胄搆

成大獄戕害善類流毒搢紳云云

文谷琮島押去都事吳遂大

退憂長鬐押去都事閔元震

文谷後命都事李行道 江西 文官

文谷臨命贈詩都事有和